

## 探路“一人公司”

## OPC在北京丰台扎根

中经记者 吴静 卢志坤 北京报道

北京南三环外，纪家庙地铁

站附近，一片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来的园区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走进其中的进东青创园，庭

院式的办公空间里，既有安静的研发场景，也有创业者带着笔记本电脑即来即走的灵活工位。园

区一角，帐篷和天幕已经搭好，年轻人下班后可以在这里吃烤串、喝小酒、做团建。

进东青创园是丰台区“青创村”中的5个园区之一。在“北有中关村，南有青创村”的区域定位

下，一个围绕OPC（一人公司）展开的青年创业实验，正在这里火热推进。

## 从“收租”到“赋能”

在钱进看来，以前的联合办公模式，无非是提供一个便宜的工位。而他们想做的，是“不单给你提供工位，还给你的创业赋能”。

进东青创园CEO钱进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片由村集体房产改造而来的“青创村”，此前沿袭的是传统租赁模式——提供办公空间，收取租金。去年4月，进东青创园成为围绕“青创村”理念创建的全新园区。

钱进表示，自己的团队一直以来主要从事科技园区投资和科技企业孵化，入驻“青创村”后，从投企业的角色，转变为“既投又建还运营”的复合型主体。这种背景也决定了进东青创园的转型并非简单的空间翻新，而是带着技术和投资视角的深度介入。

更新升级后的园区变化肉眼可见：原本单调的办公空间，开始增加停车场、网球场、篮球场、中心广场、露营地等。2026年的OPC社区理念在丰台区各部门的引领下，在进东青创园以及其他4个园区实施运营。

OPC社区理念的注入，最深层的变化是运营模式的转变。在钱进看来，以前的联合办公模式，无非是提供一个便宜的工位。而他们想做的，是“不单给你提供工位，还给你的创业赋能”。

这种赋能，首先体现在技术上。今年春节，AI在央视春晚的大量应用让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感知迅速升温。钱进敏锐地意识到，“数字员工”可能成为个体创业者的关键助手。进东青创园开始为人驻的OPC创业者提供数字员工软件的安装、使用培训，教他们如何用AI做客服、做设计、做软件开发。

园区的算力支持也在跟进。通过对接丰台区各项资源，园区正在协调普惠算力资源，并通过集采方式降低大模型使用成本。

记者了解到，在“青创村”平台公司——北京10号线青创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统筹下，旗下5个园区将拿出总计约200个灵活工位用于支持OPC创业者。这些工位不固定属

于某个人，创业者带着电脑来，工作完就走，形成灵活的共享机制。

钱进告诉记者，进东青创园拿出了近1000平方米办公空间，给OPC创业者使用。“同时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会客厅、茶室以及对接价格适合的青创午餐等服务，并提供便利的停车服务。我们尽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OPC创业者提供一个低成本创业的环境和氛围。”钱进说。

在园区已入驻的企业中，不乏自媒体、软件开发、传媒运营等领域的公司，这些企业本身就有外包和协作需求。钱进计划让OPC创业者与这些成熟的企业形成业务联动——大企业把部分业务分包给个体创业者，个体创业者则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样你能挣钱，他要省钱，我们来撮合。”

免费并不意味着没有门槛。进东青创园对OPC创业者有明确的筛选标准：一是跟AI、文创类相关，或者产品、业务能通过AI辅助；二是产品能通过线上平台变现。

据钱进介绍，园区拉了好几个“青创朋友圈”的群，定期举办产品研讨会，帮创业者对接资源和业务。

目前，进东青创园已经吸引了十多家OPC创业者入驻。他们中包括文化传媒、摄影摄像以及抖音直播服务商，还有一位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轻人，正在开发一款软件。其中大部分创业者已有业务在运转，只有约三成处于创意阶段。

“我们接触到不少OPC创业者，之前是在家里办公，到我们这个圈子里后，他们可以通过沟通发自己的思维。”钱进表示，自己的团队还建了一个OPC社区小程序——OPC BBS。“不但要覆盖我们‘青创村’里的OPC，后续还能够链接其他的OPC，我们希望它后续能成为辐射全国各地的OPC链接器。”

## 从“青创村”到“新质生产力”阵地

政府扮演的是“战略引领者和生态赋能者”的角色，工作重心放在顶层设计、政策供给和资源协调三个环节。

进东青创园的创新，并非孤立的园区行为。在丰台区的整体设计中，“青创村”被纳入“青年友好生态城区”和“北京—雄安人才科创走廊”的总体布局。

丰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这种“平台公司统筹、各园区运营”的模式中，政府扮演的是“战略引领者和生态赋能者”的角色，工作重心放在顶层设计、政策供给和资源协调三个环节。

在顶层设计上，丰台区在北京市率先推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19条”，制定“丰才十条”“教育强基”“人工智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政策，构建“一个统筹机制、四大平台阵地、多元政策协同”体系，聚焦不同人才发展需求，坚持“一业一策”，精准对接青年人才科技创新与创业融合的核心需求。

此外，丰台区连续三年组织“学子回家”行动，创新“青年+”城市共建模式，开展“请来小先生，会诊大丰台”活动，邀请学子提交“微提案”，让人才在参与城市建设中找到归属感、实现价值。推进“北京—雄安人才科创走廊”先行试点建设，以北京10号线“青创村”为关键节点，链接朝阳、海淀科技创新资源及沿线石榴中心等23家产业载体和孵化器，联动雄安，构建青年人才创业带，形成覆盖项目孵化、成果转化、创业加速的全链条创新生态。

在政策供给上，玉泉营街道专项制定了“青创6条”政策，聚焦房租补贴、应用场景赋能、创新资源链接等环节。在资源协调上，区科信局、人力社保局、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等多部门联合，引入知识产权赋能中心、法律咨询驿站、财税辅导工作室等专业机构。



进东青创园是丰台区“青创村”中的5个园区之一。

吴静/摄影

为了确保模式高效运行，丰台区创新构建了“功能型党总支+科技公司+理事会”的协同架构。功能型党总支覆盖“青创村”核心区，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企业等多元力量，打造“先丰港”助企服务品牌。北京10号线青创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平台公司，承担统筹资源、统一服务标准、对外合作对接的职能。理事会汇聚政府、企业、专家等多方智慧，形成决策机制。

钱进告诉记者，今年平台公司正在推动在纪家庙地铁建设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10号线科技转化展厅”，未来将把5个园区里的创新企业和产品集中展示，形成对外窗口。

“政府负责出政策、优环境、强监管，平台公司负责搭体系、立标准、聚资源，各园区运营方专注于深耕细作、服务企业，三方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上述丰台区相关负责人这样描述这一模式。

数据也显示了这一模式的成效。截至目前，“青创村”5个园区已集聚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类企业329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达23家，年税收规模突破1.7亿元，吸引超过2800名青年人才在此创新创业。从园区层面看，5个园区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整体入驻率维持在80%~90%的高位，显示出稳定的市场需求。

在代表性项目孵化方面，“青创村”涌现出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企业。第一届“村AI+”邀请赛落地企业北京容积视觉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成果应用于央视春晚及多部知名影视作品，已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北京瓦特曼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聚焦“AI+机器人”赋能基础工业智能化转型。

对进东青创园来说，OPC不仅是当下的项目，更是一种

对未来的投资。钱进表示：“未来如果我们孵化的企业，能够成为一个独角兽，那我们提前投资它，或可获得一笔丰厚的回报。”

在他看来，未来两到三年，OPC这个概念不会退去。中国的自主创业力量很强，需求一直存在。他判断，这个圈子在两三年内会变成一个很庞大的群体。

即便投资的上百个OPC项目都没有结果，钱进认为也可以接受。“无非就是空间、运营的成本，我们还是能承受的。给社会创造价值，是我们进东青创园的核心理念。”

从南三环外的老旧厂房，到“一人公司”的试验场，折射出丰台区在青年创业生态构建上的探索。它不追求宏大的叙事，而是聚焦于一个个具体的创业者，为他们提供一处办公工位、一套数字工具、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一份暖心务实的服务保障。

## 创业者阿炳：OPC核心是精准满足小众需求

中经记者 尹丽梅 卢志坤 成都报道

“OPC（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创业并不存在比较高的准入门槛，关键在于你是否真正理解所在行业的需求和痛点，并能够精准地抓住它。大多数OPC创业者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基于既有经验找到创业机会的。”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四川成都天府软件π立方·OPC社区见到阿炳的前一天，他刚入驻这个OPC社区。在成为OPC创业者前，阿炳在前公司负责的是文字策划工作，离职后当过“数字游民”，在近期抓住OPC创业风口。借助他所在的OPC社区所提供的免费办公场地、算力折扣等扶持政策，阿炳开启了左手做短剧剧本创作，右手开发短剧制作AI工具的OPC创业之路。

“大一些的公司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大众共性的需求，而‘一人公司’借助AI可以快速、精准地满足一些小众的需求。”阿炳对记者表示，“一人公司”最终的发展方向，是精准地聚焦某一个需求，满足这个需求就会有很好的发展空间。

## 以有正向现金流的业务反哺新业务

“今年年初，我看到新闻说苏州、深圳都有了OPC社区，当时就想成都什么时候也能有。很快，2月份成都也开始推出了OPC社区，我一个朋友知道我在做相关的事情，就把链接发给我。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申请，路演后不到两周时间就通过了，并开始在这里办公。”阿炳向记者讲述了他入驻天府软件π立方·OPC社区的过程。

阿炳孵化的OPC项目名为影极AI。依托早些年网文创作与文字策划积累的经验，阿炳和他的合伙人最开始深耕的是短剧剧本创作赛道：2022年前后，短剧市场爆

## “AI开发门槛没有想象中高”

从长期游走于图书馆、咖啡馆办公的“数字游民”，到入驻OPC社区的创业者，阿炳的创业历程既是机遇之下的顺其自然，也是长期摸索沉淀后的水到渠成。

在他看来，创业前期最大的痛点集中在办公成本、资源对接等方面，而OPC社区刚好精准地解决了这些现实难题。

“在入驻OPC社区之前，我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有时居家办公，有时在图书馆、咖啡馆碰头，需要交流时也不太方便。加入社区之后，首先办公场所是免费的，省去了租办公位的开支。更重要的是，OPC社区不仅提供了场地，还带来了创业氛围。入驻之后，能在这里感受到大家都在创业，关注AI的也能找到同伴，在技术上可以相

互补充。我觉得个体创业者有一个弊端，就是容易陷入自己的思维惯性，因为什么都要靠自己，思维边界可能打不开。这也是我加入OPC社区的原因之一，希望在线下的社区通过一些交流讨论能够打破个人思维上的一些局限。”

阿炳称，他所在OPC社区的工作人员就像大管家一样，帮助他们完成了从个体创业者到“一人公司”的过渡，解决了很多他们此前未曾经历的问题。“除此之外，社区还提供了算力折扣、各类交流活动，甚至对接融资的可能性。这些都是从个体创业者到‘一人公司’最大的不同。”

与外界想象中的OPC AI开发创业者大多拥有深厚的技术背景不同，阿炳和合伙人并非技术出身——阿炳大学学的是工商管理，

来现金流，支撑我们的运营。二是再用这部分正向收益反哺短剧剧本AI工具开发，把我们开发的内容创作工具包装成产品。希望我们的短剧剧本AI工具能够成熟并实现商业化，成为我们的第二条业务增长曲线。”阿炳谈道，现在短剧剧本创作赛道也比较拥挤，很多人涌入，他们希望开发出实用性高的AI工具，帮助进入短剧创作行业的人快速找到“感觉”。

阿炳谈道，市面上虽然已经有一些开发者做了短剧剧本开发工具，但这些工具的模式主要是一句话生成剧本。“我们试用后发现不太好用，生

他的合伙人是理科专业背景。

在AI浪潮中，他们敏锐地捕捉到“技术平权”带来的机遇。“AI的出现刚好能够实现技术的平权，AI开发门槛变得更低了。没有技术背景的人通过自学，掌握编程类的开发工具，也能快速地入门，去做一些底层的基础工作。我们现在开发的東西全是我们自己独立完成的。”

当然，学习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阿炳回忆，最初他们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学习Python，又陆续接触各种编程语言和工具，中途一度想过放弃。

“那个时候我们觉得门槛太高了，高不可攀。但随着技术逐步演进，加上自己花时间去慢慢琢磨，发现还是能够进入的。”他特别提

成的剧本‘AI味儿’很重。这类产品更多是站在开发者的思路去做的工具，而我们想做的是真正能为创作者服务的辅助工具，比如帮助创作者在创作时发散思维、预埋线索，让工具的实用性更高一些。”

目前，阿炳和合伙人已经开发了几款可以实用的工具。其中一款是基于“六顶思考帽”方法论设计的AI助手。输入主题后，相当于有六七个人从不同角度展开头脑风暴进行讨论，帮助创作者发散思路。另一款则是“十六宫格”工具，创作者将短剧所需要的人物、场景等要素填入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一

段故事梗概。“这些工具目前主要还是我们自己用，帮助我们提高短剧剧本创作效率，离真正商业化还有一段距离。从产品到商品，往往需要一个打磨的过程。”

阿炳也在关注时下火热的AI漫剧，考虑将动漫视频作为下一步的切入方向。不过，他表示，他并不会盲目地进行投入。“漫剧视频开发的成本主要是算力成本，这部分不可控，很多人开发了工具却难以及时收回现金流。”他的策略是，用已有正向现金流的业务反哺新业务，先让公司稳定地运转起来，再去探索新的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业务。

作机会。同时他表示，OPC创业者大多缺乏创业经验，希望社区及政府能够针对这一群体，强化法务、融资、企业合规等专业化帮扶与咨询服务。

阿炳对AI时代加速爆发的OPC模式有着乐观的预期。他谈道：“AI到底是剥夺了岗位还是创造了岗位？我发现它其实是创造了一些新鲜的岗位。以前，有些需求在技术或成本上没办法实现。现在，通过AI能够压低成本、快速迭代，需求实际上是增加的。”他表示，AI技术迭代迅速，自己每天都在补充新知识，有一种紧迫感，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进入这个领域。“我觉得OPC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成都到处都会有很多人在做OPC。”